

吳戈

菲律濱讓德吳氏宗親總會的制度演進



吳戈談僑

海外華人宗親組織常被視為鄉土社會的延伸，但菲律濱讓德吳氏宗親總會（1909—2026）的百餘年歷程，實為一部微型海外華人社會史。其核心問題是：清末互助性宗親團體，如何發展出理監事會、選舉、基金與分會網絡？這既回應菲律賓國家建構與華社變遷，也體現宗族倫理與社團法理的調適。

1909年，吳克誠等在馬尼拉創讓德堂，推吳克誠為首屆總理，起草章程，成立董事會。旅菲吳氏雖眾，卻「忽略敦宗睦族」。「讓德」取自泰伯三讓天下，將政治讓位轉化為宗族倫理資源。早期采總理制，董事會管理會務，每年會員大會與祭祖。1929年自建堂所，制度空間化。至太平洋戰爭前，吳克誠連任八屆，吳澤探連任十七屆，權力集中、個人威望主導，仍帶傳統堂號特徵。但吳克誠參與發起中華商會，在西文簿記案中代表華社赴美交涉，顯示出宗親領袖亦是菲華公共政治行動者。

1946年是制度分水嶺，總理制改為理事制。表面名稱更替，實為治理邏輯轉變：家長式統攝轉為理監事會集體決策，強調分工、任期與制衡。戰後菲律賓即將獨立，迫使菲華社團重思法律地位與社會角色。與理事制同步，分會體制建立：1948年禮智三描分會，翌年宿務分會。分會自有理監事會和會所，但歸屬馬尼拉總會，形成以馬尼拉為中心、血緣地緣為紐帶的網絡式聯體。1958年編特刊、修章程，系統梳理會史。1964年大火焚舊堂所，1965年新廈落成，1966年更名「菲律賓讓德吳氏宗親總會」。從堂號到總會，標誌從馬尼拉堂號組織升級為全菲法人社團；英文名「Inc.」意味著法律承認，財產、基金與訴訟主體資格明確。

1966年後進入制度精細化階段。章程十二章四十六條，對會員、選舉、職權、會期、經費、公產、獎懲等均有規定，具現代社團憲章形態。會員資格、入會金、選舉權、奠儀、職業介紹、貧病資助等一一列明，使宗親關係納入契約框架。治理上設理事會、監事會，理事長、監事長、財政、稽核等復選產生；理事會下設

總務、外交、文教、福利、青運、物業、信息等組，事務遠超祭祖互助。監事會與稽核負責督導、查賬與彈劾；保管委員會規定一切產業基金以總會名義註冊，任何理監事無權變賣或典押擔保；調解委員會處理會員間及與外姓糾紛，將傳統調處納入現代組織。2010年起理事長及財政任期二年，任滿不得連任；曾任理事長自動為名譽理事長，不再兼任理監事，象徵權威與實權職務分離。

分會網絡呈中心向邊緣輻射、邊緣反哺中心的雙向運動。從1948年禮智三描、1949年宿務，到三寶顏、納卯、東棉、怡朗、描戈律、樹裡文、中北呂宋、米骨等，至2018年轄十個分會、兩個聯絡處，覆蓋呂宋、米沙鄢、棉蘭等主要城市。分會創設多經宿務分會訪問勸導，宿務承擔向南拓展的次級中心功能。會所不僅是房產，更是共同體存在的物質證明和組織動員。1980年宿務分會首創全菲讓德吳氏宗親聯誼會，由總會與分會輪值主辦，數十年不斷，強化「一個讓德」整體認同。

領導層代際更替提供人物線索。1909至2019年共歷一百零七屆，出任總理或理事長者二十餘人。早期吳克誠、吳澤探、吳賓秋連任極長，奠定傳統；戰後任期多為二至四屆，權力分散；當代制度化接棒，轉為名譽理事長，良性遞補。吳聰滿從受到助捐設獎學基金，展示教育基金機制實現代際資源循環與聲望再生產。

從讓德堂到菲律賓讓德吳氏宗親總會，一百餘年並非直線上升，而充滿中斷與重構：戰爭停滯、大火焚所、華校菲化、基金收益萎縮，每次危機迫使調整。正因此，它完成了從傳統堂號向現代法人社團轉變：治理從個人權威到集體理監事，組織從馬尼拉一隅到全菲十地，功能從宗親互助到慈善、教育、文化、法律與公共參與，身份從民間堂號到註冊法人。該案例表明，海外華人宗親組織非祖籍地宗族簡單移植，而是居住地法律、政治與社會條件下不斷制度創新的產物；傳統宗族倫理與現代社團制度可以相互嵌入，泰伯「三讓」提供情感象徵根基，章程、選舉、任期、基金與法人化提供持續運作保障。二者結合，是讓德堂屹立百年不衰的深層原因。

泉源森

特朗普時代：美國特立獨行



無所不談

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以來，美國的外交與經貿呈現出風波不定的政策：重談判、重壓力、重交易，凡事以「美國優先」為出發點。支持者會認為，這是在重新確立美國的力量與談判籌碼；批評者則擔心，這種做法正在削弱多年來建立的國際秩序與盟友們的信任關係。

其中最受世界關注的，莫過於關稅政策。自2025年起，美國陸續對加拿大、墨西哥、中國、歐盟、日本，以及其他貿易夥伴採取不同形式的加徵關稅措施，並進一步擴大到對鋼鐵、鋁、汽車、銅等產業提升關稅。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也指出，美國近年的關稅措施已形成相當複雜的結構，不同國家與產品面對的關稅待遇差異越來越大。換句話說，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不只影響美國，也迫使全世界重新思考，過去那套以自由貿易、全球化和多邊合作為核心的經濟秩序，究竟還能維持多久？

更令人爭議的是特朗普政府的外交與軍事政策。今年美國對伊朗採取軍事打擊行動，並持續對伊朗施加「最大壓力」；同時，美國對委內瑞拉採取了極其強硬的政策，拘捕了馬杜羅總統。特朗普政府也進一步加大對古巴的壓力。美國政府對這些行動的解釋，主要包括國家安全、反恐、遏制核武器以及壓制跨國犯罪等為理由。

然而，在一些國際評論者眼中，這種外交方式產生了一個值得討論的現象：對沒有核武器的大國，美國可以採取非常強硬的軍事與經濟手段；而面對擁有核武器或具有強大戰略威懾能力的國家，則以外交談判、領導人峰會與交易式外交來加以應付。

這是否可以簡單概括成美國欺善怕惡，當然其中存在爭議。因為美國政府會提出國家安全、核擴散、反恐等不同理由，而且每個國家的戰略環境也完全不同。

但從外界觀感而言，這種力量在使用上的差異，確實容易引發「美國究竟是在維護國際秩序，還是在按照自身利益，重

新排列國際關係」的疑問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與中國的關係，特朗普一方面對中國採取高關稅、科技限制及經濟競爭政策；另一方面，雙方又不斷進行高層談判。今年以來的美中峰會以及後續貿易談判，也顯示特朗普對中國並不是單純採取全面對抗，而是將關稅、談判、經濟利益與地緣政治混合在一起；最近習近平的訪美，獲得高規格的接待，便是一例。

對北朝鮮亦然，面對一個擁有核武能力的獨裁政權，美國歷屆政府雖然長期維持制裁和「無核化」政策，但外交接觸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。這使人看到一個現實：在核武器時代，國家之間即使互不信任，也很難完全按照弱肉強食的方式處理彼此關係。

真正令傳統盟友感到不安的，反而是特朗普對盟國的態度。

過去幾十年，美國一直把自己定位為西方世界的領導者，北約、日韓同盟以及與加拿大、歐洲、澳洲等國家的合作，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支柱。但特朗普更加強調「交易式同盟」：盟友必須增加國防支出，必須在貿易上讓步，也必須接受美國對安全與經濟利益的重新定義。加拿大甚至面臨特朗普關於兩國關係的非常規表述及關稅壓力。近期的一些分析認為，部分傳統盟友已開始增加自身防衛能力、尋找新的貿易伙伴，以降低對華盛頓的依賴。

這或許才是特朗普外交留下的最大問題。一個超級大國真正的力量，從來不只是航空母艦、核武器和美元，更包括盟友對它的信託。如此一來，世界可能逐漸從「以美國為核心的全球秩序」，走向一個更加分散、多中心的世界。

特朗普正在迫使全世界重新思考一個問題——當世界第一強國不再願意按照過去的規則出牌，其他國家還能不能繼續按照舊規則生活？

這也許才是特朗普時代真正值得世人警惕、觀察與思考的地方。

特朗普特立獨行，亂微關稅壓四方，不按舊規憑強勢，凡事只求美國強；盟友不安添疑慮，世界秩序起波瀾，有失美領導地位，西方阵营恐潰散。

賀彥豪

西街晚風吹過老泉州



特稿

泉州的夏天，七分熱，三分潤。西街熏風從晉江吹來，帶著老厝牆頭鳳凰花的蜜蘭香，伴巷口阿公茶盞裡冒出的炭焙烏龍氣息，連空氣裡都沾了些閩南黏甜的味道卻有點涼爽。

落日時分，我提了半瓶冰礦泉水往西街走去。剛走到鐘樓十字路口騎樓下，人潮的燥熱已經漫上肩頭——炸醋肉的香氣撩起地瓜粉的酥脆，石花膏的仙草鮮香混著阿達子的甘甜。走了一半路程，後頸的汗已濕透T恤的領子，背上也染了一圈淺白的汗鹽印，就連冰礦泉水瓶外壁，都被暑氣蒸得起了一層細密的小水珠。

腳下的水泥路被日頭烤成了一整天，腳板踩上去暖乎乎的。那些被成千上萬雙腳磨得平整的路面上，說不定還落著開元寺大雄寶殿飄落的香灰。街邊的紅燈籠順著燕尾脊一盞一盞次第亮起，暖光漫過紅磚屋的牆面。影院廣場的一處角落圍起半圈人牆，勾起我的好奇：無手書寫的藝人半倚著繡刺桐花的粗布軟墊，右腳穩穩夾住狼毫，踝骨繃出分明的弧線，腳指上還沾著些許抹不淨的松煙墨痕。落筆歪斜委婉，「半城煙火半城仙」七個字，在團扇上徐徐鋪展，墨香氤氳開來，漫遍扇面。「寫得真好！」一旁觀看的漢服小姑娘舉著手帕掩住口，發間銀絲步搖漾開點點碎光，一聲脆生生的喝彩，乘著晚風，飄散在街巷的人流之中。

不遠處的老錫器鋪還敞著半扇杉木門，門楣懸掛的錦絲燈泡亮著，暖融融的光暈裡飛繞著幾隻小蟲。做錫藝四十年的老阿伯，手中捏著薄如蟬翼的錫片，身下墊著塊磨得起毛的粗麻布，指腹佈滿常年握持小錫磨出的厚繭。銅錘敲打錫面，叮叮噹噹，聲響輕得彷彿怕驚擾巷子裡的舊時光。

他腳邊的舊收音機正播放南音《直入花園》，咿咿呀呀的唱腔，與錘聲相融，沉落在市井喧囂裡。竹編托盤上，剛褪過火的小錫盞泛著銀潤柔光，盞壁上手鑿的刺桐花紋路間，藏著泉州錫藝傳承六百年的星光；托盤一角，還壓著半張孫兒畫的蠟筆畫，歪歪扭扭描摹著西街的兩座石塔。

身著碎花木槿裙的姑娘舉著一杯海鹽荔枝冰立在紅燈籠下，髮髻別著的白茉莉，沾了半朵鳳凰花碎瓣。冰水順著杯身滴落，在白紗裙邊洩出一溜水漬。她咬下

一口冰，涼得睜起雙眼，身後東西塔長長的影子，恰好落進朋友舉起的相機取景框。

穿戴藍制服的巡警倚靠在貼滿反光條的摩托旁，帽簷壓得很低，露出半張曬得黝黑的臉，領口對講機傳出細碎的調度聲響。他給拖著行李箱的小情侶指明開元寺的方向，手指向巷口那棵垂著氣根的老榕樹，掌心還殘留便民點風油精淡淡的清涼，末了補上一句軟糯的閩南語：「前面第三攤石花膏剛出攤，加芋圓的味道正呢。」裴巷口，推小車賣潤餅的阿婆把袖管擡到肘彎，腕間銀鐲瑤晃，指尖捏著細碎的海苔，正將脆爽的胡蘿蔔絲、炸得金黃的蛋酥、油潤的三層肉醬往薄餅皮裡裹。油紙包好遞過來時，還會多舀一勺自家炒制的花生碎，食物的暖意隔著油紙都能真切感知。

循著醇厚的沉香拐過第三條巷口轉角，「惟香堂」門楣下的銅風鈴，先叮鈴搖出一聲脆響。風從半開的木門湧出來，裹挾老沉香與炭焙鐵觀音溫潤的香氣；門邊手寫春聯的邊角被風掀起，露出底下老舊的朱紅底色。守店的老友正蹲在酸枝木櫃檯邊整理新到的香塊，指縫沾著淺褐色香粉，櫃檯上紫砂盞裡還剩半盞涼透的老茶。他抬眼望見我便笑了，轉身從角落茶桶取出一杯冰鎮半個鐘頭的鐵觀音，杯壁凝滿細密水珠，順著指縫往下淌。一口入喉，滿街暑氣頓時消散大半。十幾年前我們就在這裡蹭茶，那時整條西街還沒有這麼多遊客；如今門簾外炭焙香氣，一如往昔。

晚風掀動汗濕的T恤衣角，西街的天幕暈染成深橘色。遠處東西塔簷角的銅鈴，正與巷間風鈴遙遙相和。我走向巷口，手中攬著剛從錫器鋪買下的小茶盞，杯沿彷彿還留存老匠人的溫度。

世人常說「老路新韻」，大抵便是這般模樣：腳下水泥路與青石板承載千年腳印，耳畔南音仍是六百年前的舊調，老泉州刻入骨血的底蘊從未改變。而此刻的風裡，多了漢服姑娘的笑語，多了年輕遊客此起彼伏的快門聲，多了無數張鮮活明亮的新面孔。

這一派嶄新的煙火熱鬧開闢湧入古巷，落進老舊磚縫，為這條綿延千百年的老街，烙下2026年獨有的鮮活印記。

願你我都能沉醉在老巷漫溢的晚風之中，邂逅屬於自己的那份鮮活歡喜。

黃志專

稀具記



相約歲月

說起「水瓢」，就不由得想起各種各樣「稀」具。

所謂「稀」，古書上說的是一種樹，其汁可以食用，也指勺子。一般說來，鄉間造物，多以材質定名，用什麼材質做成「稀」，便稱之為「什麼稀」。就我所接觸的而言，這「稀具」可謂不少，而留存腦際的卻寥寥數種，屈指可數。

記憶最深的是「匏稀」。

匏稀，是匏做的。「匏」是一種瓜，叫「匏瓜」，屬於葫蘆的一種，民間俗叫「瓢葫蘆」，果實比葫蘆大。「匏」，嫩時可作時蔬，入廚清炒，做菜食用，老熟後皮變木質，對半剖開，可以做水瓢，也可以將之加工製作別的日用器具，古時甚至用以制樂器。少時家中水缸蓋上，總是放著一把「匏稀」，用於日常舀水，朝夕相伴。

身為匏稀，成天與水親密接觸，冷水熱湯，都要一一面對與承接，無從迴避。閩南鄉間，流傳一句老話：「敢做匏稀，就毋通驚水燙。」既然擔當此任，便坦然承受，不避煎熬。草木之器，尚且有這般擔當，讀來令人感慨。《淮南子》有言：「匏瓠之為器，足以盛水。」尋常瓜果，一經雕琢，便可入世承事，物雖微，自有本分。

不過，舀水之具，不止「匏稀」，還有「蠶稀」。「蠶稀」，是用蠶殼做的。蠶是藍血的古生物，殼似盔甲，人們就取蠶殼折成漏斗狀，鑲上竹柄，便是古籍所稱的「蠶殼杓」，也是平時所說的「蠶杓」、「蠶稀」。「蠶杓」是小點的，一般是用於鼎中剗取湯汁、飯菜等等食物；「蠶稀」比「蠶杓」大一點，一般用來舀水，也可以舀其他東西。

這種稀具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，鄉間隨處可見，我也曾親手取用。匏稀也好，蠶杓、蠶稀也罷，都是天然的，不加工，最是質樸環保。而今，市面上已經很少見，大多是塑料做的水瓢。

除了居家舀水的匏稀、蠶稀，農事勞作之中，還有「粗稀」。粗稀是只小圓桶，中間安一橫木，木中鑽孔，鑲個轉軸，連一根長竹竿。轉軸可旋，故而鄉間也叫「輪稀」，專用來舀農家粗肥。

記得九十年代前，農田施肥，主要用農家肥，多倚仗廁所積下的糞肥。當時房前屋後都有不少旱廁，平時如廁積肥，農時施肥，就挑著一擔粗桶來到廁所邊，雙手掄持粗稀探入池中，先輕輕攪動肥水，

再滿滿舀起一稀，傾入粗桶，反覆往復，直至桶滿，方才挑往田間。

說來奇怪，或許有人不相信。粗桶如果盛滿肥水，挑行路上，桶面肥水相對安穩，不易溢濺；倘若只裝半桶，挑起行走，半桶肥水便不安分，一直左搖右擺，激盪飛濺，噴得挑擔人滿身臭哄哄。就此現象，我們閩南人總結一句俚語：「半桶屎假拽（搖）。」諷喻腹中空空、本事淺薄之人，偏偏愛張揚出頭，不自量力。這真是世事洞明皆在田壟間。

粗桶，是大點的，專司舀糞肥。形制小巧的，則是「稀稀仔」。稀稀仔形如普通水瓢，自帶一根長柄，田間用處甚廣，可舀尿肥，亦可舀水澆菜，田間地頭，隨取隨用。

還有一種特別的稀具，喚作「屎食稀」。它不像匏稀、蠶稀那樣用瓜殼、硬殼製成，乃是竹篾圈繃上細密網布，再接長竹竿，專門探入「屎畧仔」撈取坑中蛆蟲。撈起的蟲，用來飼雞鴨。這場景，小時候經常看見，至今依然清晰，歷歷在目。

一器一名，各司其職。

匏稀，守於灶畔缸邊，承人間冷熱清水；蠶稀，源自滄海，耐得鄉野粗活；粗稀，沉身廁池，攪動肥水滋養田禾；粗稀仔，小巧靈便，穿梭菜畦地頭；更有屎食稀專於屎畧之中，撈蟲飼禽，甘於粗鄙。

古人有云「器以適用為貴」，世間稀具，本無雅俗尊卑。世人多喜匏稀清潤潔淨，卻少有人知，那些終日親近穢物、默默耕耘的粗具，才是滋養鄉土、成就五穀豐登的根基。

形形色色的稀，形態各異、功用有別，歸根到底，皆是一物本分。身為稀，便擔負取之任。

舀清舀濁，本無高下；舀得起，是擔當，放得下，是胸襟。承載時穩穩負重，放空時坦然歸零，這便是稀的品性，亦是做人的大道。

物具如此，人世亦然。

本論壇投稿電郵地址：shangbaoforum@gmail.com